

田野的浪

■孙道荣

大多数的时候，田野是安静的。它一旦浪起来，是真浪。

最浪的是麦子。麦子还是青苗的时候，就是一副青涩、羞答答的样子，再说，那还是冬天呢，谁傻乎乎的在寒风中浪？到了春天，麦子拔节，呼啦啦长高，像少年长出了喉结，咕噜噜响着青春的嘹亮气息，这时候，它就有点春心萌动了，遇着一点春风，就摇曳生姿，一棵麦子摇了，又一棵麦子摇了，千万棵麦子一起摇起来，就有了浪的样子。不过，这还不算真正的麦浪，必得到了五月，麦穗开始泛黄了，麦芒像胡子一样恣意生长，初夏的风一起，一株麦穗抵着另一株麦穗，千万株麦穗向着村庄的方向，或者向着远方，挥手，呼唤，一浪接一浪地奔涌，翻滚，你看不见麦浪的起处，也望不到麦浪的边界，整个田野都是金黄的麦浪，像一大片沸腾的流水。这才是真正的麦浪。

稻浪也是这样。稻还是稻秧的时候，风一吹，虽然也是一波碧绿，赶着另一波碧绿，但我们不叫它稻浪，春风翻开稻叶，上面是青的，下面也是青的，它还嫩着呢，算不上稻，更像风吹皱了一池的绿水。唯有水稻开了

花，抽了穗，稻秆也熟成了金黄色，你站在村口，眺望水稻田，你的目光追着风，风追着奔跑的稻穗，这才是让人心神荡漾的稻浪。

只要有风，田野里就到处有浪。

野草也能够浪。它们一般不长在庄稼地里，那会被眼尖的农民伯伯一把拔掉。它长在田埂上，荒地上，这就安全了，可以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大风往往是从荒野上开始刮起来的，你也可以理解，旷野的风，是从一棵野草身上刮起来的，一棵野草将风的消息告诉另一棵野草，一棵又一棵，旷野之上，就到处都是风的消息了。尤其是一条笔直的田埂，风从一棵野草背上，跳到另一棵野草背上，层层叠叠，就是野草的浪。

野花就不能浪吗？田野上的花嘛，都算是野花，它们是邻居，也是亲戚。风来了，就是她们共同的客人，她们就舞起来，颤抖起来，一波接一波涌起来。野花与野草又终究是不同的，她们是有分寸的浪，含蓄的浪，浪大了，浪过了头，花容失色，一地花瓣，不雅呢。但花的浪里，是掺了香的，各种田野之上的香，从花浪的尖上扑面而来，让人沉醉。

地面上的浪，是水波样的，无论是

麦浪，还是稻浪，也无论是草浪，还是花浪，都是一浪赶一浪。浪到了尽头，遇到田埂，那是地的分界线，它就翻过去，把浪从张家的地，传给李家，从李家再传给赵家，浪是不分你我的，都是兄弟。这时候的浪，就像赛跑时的接力棒一样，只不过它们的衔接更流畅，天衣无缝。如果田埂太高，或者那边的是空地，浪传递不下去了，也不急，不恼，不慌乱，它就再浪回来呗，像水到了天的尽头，打了个漩涡，又转身扑了回来。倘是斜坡，或者丘陵，浪的样子就凶猛得多，壮烈得多，浪从高处兴起，往下奔泻，犹如飞瀑，一去不回头。

比庄稼和花草高出很多的树，它们浪得更凶，小风时，它们小浪，大风时，它们大浪。即使一滴风也没有，有的树也能自己浪一浪。比如竹子，它们喜欢长在村前屋后，跟人做邻居，也有调皮的竹根跑得太远，竹笋钻出来一看，怎么独自钻到野外了？不过，没关系，它们很快会自成一片竹林，突兀在荒野之上，不管是有风还是没风，你从远处眺望它们，它们都顾自摇曳，生浪，且簌簌作响，看起来就像荒野上一群人在招手，在呼喊。

无风时，田野是安静的，你站在村

头从西往东看，或者是从北往南看，庄稼和野草，都平静地站立，像睡着了一样。这时候，它们的浪在心里，是自下而上的，从扎根的土里，沿着枝干，蹿到稻尖、麦尖，或者草尖，等到有一点点微风，它们就自尖尖里冒出来，以最快的速度集结成浪。这个心浪，须得一个天天和庄稼打交道的农人，才能感受得到，他们懂得田野之上，每一个植物的心思。偶尔下乡看风景的城里人，是看不出来的，他们猜不出一棵庄稼的想法，也看不透一朵野花的浪漫之心。

炊烟会浪吗？斜阳下，农人直起腰，看到了被田野包围的村庄之上，一柱炊烟升起来了，又一柱炊烟升起来了，家家的炊烟都升起来了，开始是笔直的，微风一吹，像旗帜一样飘起来了，那是从村庄里吹过来的热浪，是妈妈的呼唤，也可能是妻儿的等待。人们从田野的各个方向，向村庄走去，他们牵着牛，扛着锄头，挑着谷物，回家。没错，那是生活的浪。



■楼建文

坦洋的“工夫”

红花的围合中，静静地流淌着自然与和谐的曼妙情趣。

宾客落座后，郑青便开始展示他的茶艺，第一道茶当然是闽东的独尊：坦洋工夫红茶。他一边娴熟地操作一边用那沙哑的声音给我们描述坦洋工夫茶独特的品质和优良的禀性。

“此茶外形条索匀整扭曲，色泽乌黑油润有光泽，汤色明亮呈酒红色，香味浓郁纯和略带甜感，叶底肥厚而油亮。”而听了坐在我身边的郭辉有声有色的介绍，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品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感知就肤浅得多了，也许每个人的嗅觉和味觉的敏感度都不同，品茶时的感悟也会产生差异。

坦洋工夫茶传递出来的木质香，很随和很舒服。茶汤入口后，淡雅清新的气息迅速将味蕾灌满，继而口感又稍稍变得收敛而紧密，下咽的过程食道和胃部又好似有一股暖流涌入，此刻浓郁的茶香韵味被全然释放了出来。

应该说喝工夫茶是一次完美的艺术享受，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有表演，有内涵，还有满口的清馨。烧

一道风景线，去了他战友郑青的会所喝工夫茶。

福安盛产茶叶，是全国第二大产茶县市。早在清朝咸丰年间，坦洋村人胡福四就创制出坦洋工夫红茶，它是福建三大工夫红茶之首，据说 1915 年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我对茶文化几乎没有认知，连我国有六大茶系也是最近才听说，平时主要喝绿茶、白茶，红茶、青茶、黑茶偶尔也会喝一点，像黄茶至今还未曾谋面过。

现如今喝工夫茶已成为一种时尚，高档宾馆、私人会所、老总办公室、茶室、茶馆、茶庄、茶空间，好像一阵风似的统统都摆弄起茶道来了。其实喝工夫茶是有一定的讲究的，毕竟是相传了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喝工夫茶需要有清、静、和、雅的氛围，要带上点文化元素，带上点仿古的噱头，带上茶艺的灵性和美感，带上对茶道精神的尊崇，通过细细品茶，让心灵在不经意间得以修养净化。

郑青的私家会所位于城区边缘的溪东村，北依山麓，南临公路，竹林野草，榕树炊烟，软风轻拂，在一片绿色和



环境中，孩子连端碗放双筷子的机会都没有，每次上交劳动照片或视频，都得刻意给他创设劳动机会，这样的劳动舍本逐末，不要说什么“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了，连最基本的自我服务意识都极为寡淡。

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每个时段都与劳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小学里最怕放农忙假，每天天不亮就跟着父母下田割稻、打稻，装谷子、推双轮车，稍一偷懒，暴躁的父亲就会破口大骂，好不容易把家里三亩田收割完毕，假期结束了。渐渐长大后，劳动内容也越来越拓展：抬粪桶是每周一课，抬谷子碾米是每月一课，开学初的校园拔草等清理工作是每学期一课，村里挑塘泥是每年一课……至于依着时令分布在各个季节的打理菜园、饲养家禽，以及洗衣做



忆。鱼儿一会儿吞食，一会儿吐出的，全是我的影子。

而一整条新安江，仿佛就是由影子变化着的。天光的影子，云朵的影子，山的影子，水的影子，人家的影子，倏忽的影子，不曾挪动一寸的影子，手挽手的影子，交叠着的影子，攀援着的影子，消失又重现的影子，被影子覆盖的影子，被影子分娩而出的影子，被流水载走的影子，生生不息的影子……那一个由晚风呼唤而来的影子，是游过了烂漫灯火的我的影子，抑或是他们或者她们的影子。

暮色中，弥漫着淡淡雾气的新安江，不过是某一羽飞鸟，驮着的一片幻影罢了。“巢”是一种温馨，那些居住在新安江的飞鸟，呼吸着如此清新的空气，大抵是不写“倦”字的。写在新安江



人生感悟

■谢奕俐

那一抹耀眼的紫

人生这趟旅行，向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生活的种种烦恼和困难，像寒冬里寂静飘落的片片雪花，席卷大地，也浇灭了青春年华的热血干劲。

老家的后院有一片空地，那里堆满了碎砖碎瓦，每当我心情失落时，我都会去那里放空自己。但是似乎老天也在与我作对，天空渐渐变成灰色，连鸟儿都不愿意飞过，太阳也慢慢消失了，换来一块又一块的乌云。谁都不喜欢压抑沉闷的天气，内心也更加焦躁，不安，我便想要离开。

正当我要离开时，一抹显眼的紫色映入我的眼帘，我跑过去一看，这是一朵长在墙角的小花，虽然这里没有阳光，空气也十分稀薄。但这废墟中的一点紫，却是那么地閃眼，看它那叶子，虽然蜷缩在一起，但它的茎却一直挺立着，似乎在跟叶子说：你要坚强，你要坚强。紫色的花瓣含苞待放，不经意间，一股淡雅的清香就扑鼻而来。一阵雨，摇摆不定的身躯，似乎要坚持不住，它下意识地往废墟一靠，得以安全。我轻轻抚摸它那花茎，软软的，看起来似乎十分脆弱，但却能避开这么大的冲击力，我被这一抹淡紫所震撼，焦躁逐渐褪去。

再后来，我看到隔壁邻居的小孩在那块废墟上玩，小孩哪懂得怜香惜玉，不偏不倚地一脚踩去，小花瞬间倒下，花茎似乎要断裂，刚要盛开的花瓣也瞬间失去光彩，仿佛一位无力直起背的耄耋老人。

呀！我走过去看那可怜的花儿，它被艰难地卡在石缝里，奄奄一息，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从石缝里取出，想要重新栽培，却怎么也没想到，废墟的碎石给了它缓冲力量，使它没有完全被折断，平时阻碍它生长的废墟竟然成了它的避风港。

没过几天，花儿竟然再一次挺直了腰板，花瓣也完全盛开了，我再次被这一抹强大的生命力所震撼了。

我向屋子走去，那一朵盛开的紫花早已刻在心里。

我想到了我自己。成长过程中接踵而至的忧愁与压力，前行道路上碰到的遍地荆棘，每每低头默默承受，便会有深刻的疼痛蔓延至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不断突破，则会发现别样的光景。成长一直是艰难的旅程，但生命依旧以它一贯的姿态生生不息。那朵小花在雨住风停时，抓住一切，奋勇生长；成长也亦如此，在峰回路转间，披荆斩棘，涅槃重生。

上天把我们分配在这个世界上，必定有他的意图。既来之，则安之。愿小花盛开时，化压力为动力，在崎岖的山路上紧握一把刀，奋力砍倒面前的所有荆棘，挺立在熹微晨光里，迈着坚定的步伐一路向前。

小花的顽强把我的焦躁带走了。以后不管心情如何焦躁，我都会想起这朵小花在艰难时盛开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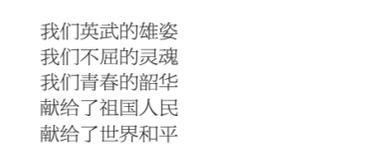
坚定信念，须得忍耐无人知晓的寂寞，以钢铁般的意志，咬牙穿行黑暗，经历酷热严寒，战胜自己的软弱，才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抵达丰饶和光明。坚定信念，压力给你的枷锁，总有一天它会亲自为你解开。这也是小花的能量，小花带给我们的启示。

湘湖诗会

■孙仲庆

从未忘记

从未忘记你，我的好兄弟
在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
在大雪没膝的野行中
在阴冷窄小的掩洞里
在枪弹如雨的战壕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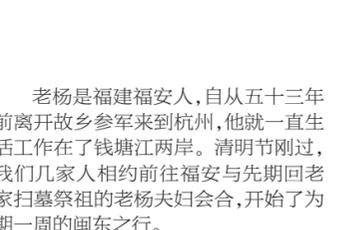
看如今
山河无恙，大地生辉
那高高的山岗上
盛开的金达莱格外芬芳
而你却长眠于异域的青山，再无声息

从未忘记你，我的好兄弟
在欢呼凯旋的那一天
在人们幸福的欢笑中
在祖国授予我荣誉的那瞬间
在我儿孙绕膝的温暖夕阳里

怎能忘记你，又怎会忘记你啊
我曾生死相依的兄弟
七十年光阴
抹不去，过往的记忆
想起你，我总会老泪纵横

愿世界再无战事
愿苍生少些疾苦
愿人间更多欢喜
安息吧，我的好兄弟

闲坐烹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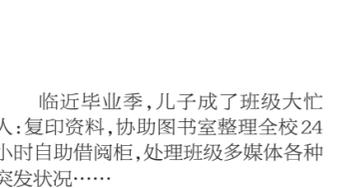
老杨是福建福安人，自从五十三年前离开故乡参军来到杭州，他就一直生活工作在钱塘江两岸。清明节刚过，我们几家人相约前往福安与先期回老家扫墓祭祖的老杨夫妇会合，开始了为期一周的闽东之行。

这是今年第一次自驾远游，萧山至福安相距 600 公里，全程均为高速公路，春山一路，草木向荣，风光流转，七个小时后，在雨过天晴的午后，我们来到了福安市。

被誉为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福安，位于福建东北部，隶属于宁德市，她背山临海，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因南宋理宗皇帝御批“敷赐五福，以安一县”而得名。老杨的祖籍在福安西部的穆阳镇，那是一处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听他介绍说，那里纯手工制作的穆阳线面已有 680 年的历史，那里的水蜜桃果大核小，味甜清香，肉软多汁馨香内外，那里有世界地质公园白云山风景区，有天下绝景的白水洋浅水广场。

在老兵郭辉的建议下，我们放弃了游览白云山地质公园的计划，选择了另

世相百态



临近毕业季，儿子成了班级大忙人：复印资料，协助图书室整理全校 24 小时自助借阅柜，处理班级多媒体各种突发状况……

有一个礼拜，儿子每天都会和同学召开视频会议，一起商量“辩论”比赛，讨论得风生水起；有几天晚上，儿子晚饭后就赶回学校，和小伙伴预演“六一文艺汇演”，身兼导演、编剧、播放教职的儿子，做得有模有样。毕业考结束后，儿子和他的好朋友相约去万象城活动，儿子规划了出行路线、餐饮地点、活动方式等，成为伙伴们的灵魂人物。

事实上，儿子六年级前，我一直担心儿子的劳动能力。和每个独生子女一样，儿子在家就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人设，即便每次家庭作业中都有“劳动”要求，可在“4”对“1”的家庭

风景独好



已经很多次了，静静地依着新安江走着，晚风拂面，仿佛无论什么时候，新安江的晚风，都是柔和如三月桃花的那一种，暖与凉总是那么相宜。独自一个人，就这么缓缓地走着。我走不出或者其实是我不想走出这新安江的视野，而江流也不曾流到天地之外，只是在回眸之间，忽然发觉新安江，已流淌在我的心外。此时，偌大的新安江，也不过是一滴空灵，而我，也不过是被这滴空灵，所淋湿的一个音符而已。

黄昏，在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新安江上，一面又一面我不曾撞碎的镜子，以粼粼的波光迎我抱我，而风不曾吹皱的涟漪，也把我的童年轻轻地荡漾着。仿佛有一尾鱼儿，在不动声色中，将一袭粉红摆动成一个“吻”字，绽放在丝绸一般的流水之上，渐渐绽放成了一朵回